

皇甫卫明
著

远 方

YUANFANG DE JIJIE

的 季 节

一线教师三十五年的教育随笔，
摒弃空洞说教，拒绝枯燥理论，传道授业解惑中感悟教育真谛。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皇甫卫明
著

远 方

YUANFANG DE JIJIE

的 季 节

一线教师三十五年的教育随笔，

摒弃空洞说教，拒绝枯燥理论，传道授业解惑中感悟教育真谛。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方的季节/皇甫卫明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7. 3

ISBN 978-7-5511-3293-0

I. ①远… II. ①皇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3961号

书 名: 远方的季节

著 者: 皇甫卫明

责任编辑: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

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293-0

定 价: 32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自序

教了三十多年书，我一直梦想出版一部贴近职业的专著，也算不枉此生。那么多年积攒的论文足够编一本书，回头看看，都是套路严整的八股文，照搬几句理论，列举几个教学片断，无病呻吟，浮光掠影，连自己都不忍卒读。即使勉强结集出版，也达不到一定的理性深度，难以给人真正启迪，徒然浪费别人的时间，而且读者面过于狭隘。我出版过两部散文集，与职业关系不大，纯属业余爱好，自侃的说法有点不务正业。教育随笔就不一样了，我喜欢这种不拘套路的文体，纵横捭阖，挥洒自由，能借助文学性提高可读性。站在一线教师的视角，舍弃空洞的说教和枯燥的理论，以鲜活的事例开道。读者可以是教师，可以是家长，甚至可以是普通人。

昔时的老师都能著书立说，不管是大学老师还是小学老师，不管在官府学堂还是在乡村私塾当先生。这也难怪，即便是私塾老师，也已然是方圆十里屈指可数的读书人。他们凭借传统的教材，简单的教学手段，担当了小众化的文化启蒙和国学传承。诚然，出版与传播的局限，使得绝大多数老师没有只言片语传之后世，仅有少部分精品以传抄、木板印刷等形式艰难保存下来。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得知，我的爷爷、太爷爷都当过私塾老师，可惜没有家谱，上溯四代没人能说清了。我当老师，似乎冥冥之中跳过父亲再承祖业。近祖曾留下几大箱子书籍，“破四旧”时大多化为灰烬。幸存的旧书中有他们的手抄本，因落款可信。纸张已然泛黄发霉虫蠹，一色的蝇头小楷，在我看来够得上书法家的档次。上学前，我喜欢拖着爷爷出门不离身的藤篮，装几本旧书，以为能作上学后的课本。村上的老道士和讲经先生为了练得一手好字，几次三番前来借手抄本作字帖，直到过世仍未归还。爷爷留下的墨宝，是我一个时期在小伙伴和老师面前炫耀的资本。“看呐，这是我爷爷写的毛笔字！”多牛。那我呢？我也总该给后人留点什么。

这本集子中半数博文，学校对青年教师写教育随笔有强制性要求。被逼写文章，即便敷衍成文也是痛苦的，而我不在强制之列，反倒闲适自在。信手涂鸦，几年下来不觉累积了一定字数，由是萌生了打包批发的念头。去年底，我将设想告诉作协主席俞小红，他竭力怂恿我早日拿出书稿，并将其列入2015年作协重点出版书目在年会上发布。潘吉、浦仲诚、倪东等前辈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心，多次询问进展。真到整理书稿时，不觉惊出一身虚汗。首先是总量不够，离最低结集标准至少差四万字。教育随笔都是有感而发，倚仗平日点滴积累，灵感这东西倏尔即逝，一下子哪来那么多的题材？粗制滥造恶补心有不甘，所以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其次是质量参差，这些随笔大多成稿于近三年，愈往前质量愈差，篇幅短，文字

粗，需要拓展润色。此时才意识到，出一本教育随笔是很艰难的，谁让我夸下海口呢。

六一前夜，终于码够了字数。从头审阅这些文字，觉得有点四不像，似乎不该笼统称之为教育随笔，严格地说是教育题材的文学随笔与散文。其中有教学手记，有读书心语，有获奖征文，多篇文章作为文学作品在报刊上登载过。没有专门词语给这类文章下定义，好在随笔是个很宽泛的概念，大可不必为如何定义去伤神。

编写目录又是个艰难的过程。近五十篇文章，连头搭尾排在一起，显得庞杂无序。似乎可以分类，却又不能俨然清晰，社会、家庭、学校、学生是教育的四要素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写任何一个方面都免不了左穿右越，所以只好粗粗分四辑，将同类或侧重于某一方面的题材放在一起。第一辑重在阐释教育理念，第二辑谈家庭教育，第三辑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解读，第四辑以学生为主角。仍有另类文章难于对号入座，就三四篇，弃之可惜，特设一辑杂谈类太奢侈，便闭着眼睛塞进某一辑垫脚。

鼠标点击骤停，我拨动滚珠浏览，长舒一口气，小有成就感。我内心仰望著作等身的大师、名家，行动上不拿自己跟他们比，否则永远自卑、失落。这些文章缺点多多，比如深度不够，比如同质性太强。我请同行中高人审阅过，说看一篇两篇有味，看多了难免一个味。跳出自我是很难的，无论思想、观念、笔法，我有自知之明。有些案例重复使用，我在修改时狠心舍弃，或者弱化了，依然留有痕迹。

人生就是在追求完美和留有遗憾的一次次循环中磨砺，磨出皱纹，磨出白发，颤颤巍巍地来去，直至在红尘禅意的光阴里优雅地老去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穿行在守与望的曲径 / 002

给孩子一生的行囊 / 006

孩子的眼神 / 010

给每个孩子一片晴空 / 015

孩子，我究竟想让你怎样 / 021

另一个生命世界的冥悟 / 026

把梦想变成铅字 / 030

让每一朵鲜花都灿烂 / 034

备课室的“春风” / 039

班主任，当如小邵 / 044

为天使插上爱的翅膀 / 049

第二辑

妈妈十岁 / 054

缺失与补偿 / 060

隐形夹缝 / 065

父子合同 / 069

与家长对话 / 073

豪华三轮 / 078

难得“告状” / 083

家长速写 / 088

教师节的短信 / 094

远方的清明 / 098

第三辑

村小那些岁月 / 102

做个有信念的教师 / 108

人到中年当自勉 / 113

守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/ 116

规划你的后半生 / 119

我像不像老师 / 122

老师的第二张脸 / 126

延伸的刻度线 / 130

老师的气恼 / 133

解释一下稻田 / 138

一声“皇老师” / 142

我的感恩教育 / 147

恩 师 / 150

第四辑

简化的春游 / 156

散放还是圈养 / 161

试卷上的签名 / 166

开小灶的孩子 / 170

别把我逗乐了 / 174

100 分的语文卷 / 179

她会用这词 / 182

细节的魅力 / 185

我和预习的博弈 / 189

学生错，还是老师错？ / 193

祭奠我的学生 / 198

偶一抬头 / 201

变味的保护 / 205



第一辑

穿行在守与望的曲径

得一本好书，似结识一位贤人。不忙翻书，但凭书名揣度一番，“守望”与“教育”的动宾搭配，省略的主语是谁？从文字还原的场景，与我记忆中的一些可视画面是否冥合？

“不让乡亲们的梦，跌落于悬崖，门巴的女儿执意要回到家乡，坚守在雪山、河流之间。把知识一点点注入一个个乡村。”多美呐，或许你猜到了，那是颁奖词。格桑德吉，201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，这位西藏墨脱山区的女教师，用一颗心脉动一群人的心，用一点儿光点亮山间更多的灯火，被誉为悬崖边上的护梦人。

“感动中国”作为央视精品栏目，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位人物上榜。你如果有心，每期年度人物中几乎都有老师或者与教育相关的人士。你再留心，他们多来自边远山区，少数民族聚居地，经济欠发达地区。他们守着大山，守着清贫，守着一群孩子，扛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他们以一己之身微薄之力，在贫瘠的墙壁上打开一扇窗，让孩子发现新的世界，让孩子的眼睛铺满阳光。细品那些颁奖词，解读他们的事迹，你会发现，守望——填充了他们精神世界的

内核。守与望的构架，来自多维的强烈反差。他们生活天地的狭窄与目光的放眼世界，待遇的微薄与信念的坚实，写在脸上的疲惫与后背写满的感激，甚或，大半辈子油灯下焚膏继晷与颁奖台上镁光灯下的无所适从。那这本书所守望的，是否与“感动中国”同在同一条悠长的曲径？

《守望教育》这书名，你会想起一尊塑像，想起一幅画面的定格。七十五位作者，无一不是我陌生的名字，其中应该没有那种“感动”级的人物吧，那些从他们内心流泻的一篇篇文字，却无法不让我感动。

“如若不能将教师这份职业当成荣耀与坚守，那么我们是否也能把它当成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呢？”大概出自女老师的手笔吧，她对人生坐标的定位，化作对守望的诗意表述。她在《教育随想》一文中列举了几位老师，其中有一其貌不扬的学界泰斗，操着泰州腔的普通话，给一代代学生讲《尚书》《诗经》，良好的国学学养，让他的学生终身受益，他从不觉荣耀，相反常常为当初不纳劝导、若干年后才懊悔莫及的学生自责。这让我记起不久前去世的“布鞋院士”李小文，他应邀去北大讲座，讲的“多角度遥感”可是领军国际的高端学问。他像不像去作脱贫报告呢——黑衣，布鞋，蓄着胡子，没穿袜子，李小文的衣着也太马虎了。他以睿智的标高征服学界，筚路蓝缕的寒酸相又令人唏嘘。李小文有些另类，他的精神世界无法让我等凡夫抵达，却对身边的人物感同身受。我有一位学生，后来也当了小学老师。她将自己定位于受家长欢迎，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。每有乱班、差班，领导第一个想到她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半学期，脱胎换骨。祛病如抽丝，很多人看到的是表象，其中的艰辛只有她知道。她身上没什么荣誉，连能手都不是，每有同事埋怨学生，埋怨家长，埋怨待遇，她从不附和，也无失落，发自内心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。诚然，人各有志，光环和豪言壮语也非恶水，

而淡泊与宁静者又有几多。

这些文章，多角度，多层面，有说理念谈体会，有谈学生与课堂，有论师德修养与专业素养，鲜活的事例，侃侃的阐述，都是“守望”两字具体的注脚。其中有一篇谈到师德的三重境界——遵守规范，拷问良心，体验幸福。不错，规范是底线，无需赘述。我说老师是良心饭，不是嘴唱鼻子听的，体现在为师者日常的细节处，比如，你因迟进教室一分钟而自责，还是寻找理由开脱；你为一个知识点的误导而若无其事，还是寝食难安；学生看似涂涂改改的练习册，事实上你启发引导纠正费尽了口舌和心机，还是一抄了之却以貌似整洁的页面沾沾自喜？教师的工作有隐蔽性，站不到制高点是不会拷问良知的。去年教师节，我校评选过“幸福教师”，就出发点与形式而言无可厚非。深层次想，幸福不是靠评选，也不是靠别人赋予，真正意义的幸福来自自身职业尊严的体验，来自在这个物质与精神权重失衡的时代，浸入你骨髓的是堪比生命更重的信念。

年轻时，我糊里糊涂选择了这条路。奔波在泥泞的土路，两个班数学兼带音乐课班主任，所有试卷都亲自刻写油印，每天一早还得生炉子烧开水。儿时所有的理想，都被无休无止的忙碌消磨了轮廓。转岗的、下海的很多。我心动，而后却步，大概我没那方面的才能或者福分，那就沉下心好好当老师呗。同样当老师，职业意识不同，境界也不同。你把它当作职业、事业，或是信念？一守就是三十五年，千万别用来日方长误导自己。望，扪心自问，自己有足够的资质，有足够的底气吗？我参加成人自学考试，在毕业率不到三个百分点的考生中第一批拿到文凭；我写论文，桌上床上摊满资料，挑灯夜战，垫三张复写纸，用圆珠笔在方格里耕耘，得过省“教海探航”三等奖；昔时许多老师本身就是学者，著书立说，我至少应该当一位会写文章的老师。出版了两个散文集，而后将第三本集子瞄准教育，计划出版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文学随笔，暂名《远

方的季节》。书稿还在审核中，市里已为我申报苏州市的一个奖项。从参加市作协起，我计划着三年进苏州，五年进省作协。人食五谷杂粮，免不了脱俗，我也为一些失去遗憾，为一些获得期待。我需要勉励、验证，需要得到认可。我不走旁门左道，凭实力跻身体制内，然后看淡一切，仿佛无形。教育与文学的相融，追求与淡泊的辩证，让我的教师生涯，以及与职业相关或无关的所有的一切回归生命的本真。

掩卷之间，今年“感动中国”的场面如在眼前。七十二岁的退休外交官朱敏才携妻子孙丽娜远赴贵州山区支教十年，他们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。出名后的老人在鲜花掌声短暂包围中，还将回到苗寨，回到那仅十个平方米的陋室。守望，是主持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。而老人说话的语气那么平和，似在述说别人的故事，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有这般的定力。

震撼从来不需要高调呈现。《守望教育》中那些陌生的名字，格桑德吉、朱敏才、孙丽娜等响亮的名字，还有曾经是我学生的同事，所有同质的精神楷模，构成我在曲径之中苦苦探寻的某种契合。刹那间，仿佛看到自己，穿越守与望之间的曲径，清风拂面，阳光明媚。

给孩子一生的行囊

一个老师的好与否，标准实在难于正面量化。领导的印象，同事的评价，家长的口碑，这些侧面的评价可作参考，但难免偏颇，因为大多来自间接。孩子最有发言权，当年他们还小，感性占主导，历经几年、几十年的弥久沉淀，他们的评价愈发理性。老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，若干年后，印象中教过你的老师日益淡忘，有的只留下一个名字，或则一个姓，或则什么都模糊了。但总有一个两个老师，甚至老师说过的某句话，你都记忆犹新——这个老师，影响了你的终身。我不敢说，这个老师一定是好老师。一个老师在孩子心中如空气一样，在他身边飘了几年，到头来杳无踪迹，那是很悲哀的，哪怕他记恨你。

工作三十多年，前十年教数学，转行语文后持续至今。一个循环三年，我在四年级与六年级间轮回。这三年，在孩子求学生涯中占据不小的比例，他们踩着我的肩膀，逐级踏过一门课程的三级阶梯，并由此向着更高的阶梯攀登。他们就此对这门课程发生兴趣，或是逐渐讨厌这门课程；有足够的后劲继续攀缘，或是半途而废。

这样想着，有些后怕，有反省的冲动。

我是语文老师，教的是汉字。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汉字，是世代薪火相传的行囊，也是我和我的学生一生的行李。

汉字是很奇妙的积木。写文章就像搭积木，高频率常用字不过一两千，在反复搭配组合间，变幻出各种含义迥异的文章。即便陈述同一题材，高雅、粗俗、艰涩、浮薄、婉约、生硬……一篇文章的文字水准，只需看开头的一百个文字。我很喜欢这样的场景：每个学生手捧读物，一脸专注，一脸虔诚，或蹙眉，或释然，或微笑，或沉浸，物我两忘，教室里静得只有书页的翻动声。我也在看书，读物固然与他们不一样。不少人看过《不阅读的中国人》，那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。有家长打我电话，说她孩子晚上总捧着本书，看到深夜，希望我能出面干涉。我说，你先留意孩子读的什么书。我的欣慰胜于担忧，对阅读过头的热爱只需稍做引导，老师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。

我问孩子，中央电视台的《中国汉字书写大赛》看了没？他们说看了。我说记着哪些字？他们能说出一二。那几日，我上瘾一般，霸占着客厅的电视机，无心看书、写作。选手在写，现场成人观众也写。我也写，摊开本子，捏着笔，估计如我这般陶醉的全中国没几个。随着比赛的进程，字渐趋生僻，我和现场观众一样多半写不出。真的佩服那些孩子，腹中有那么多的字，即使没见过的字，也能根据汉字造字规律，根据字义猜出一些。课堂上，我停了新课，跟学生交流，让学生回忆后上黑板书写。一次他们写出了怒解、庠斗、畛畦、晕厥，写出了命薄缘慳、轴轳千里、枵腹从公、鳬趋雀跃。当然，这些词语是全班凑出来的，平均五人一个词语。

我说，认识几个冷僻字不稀奇，关键能把常用字写正确。学生从认识第一个汉字起，便开始了错别字的漫长积累，如果不加强纠正，到高年级时，将惨不忍睹。我的脑子里有本账，谁同一个字